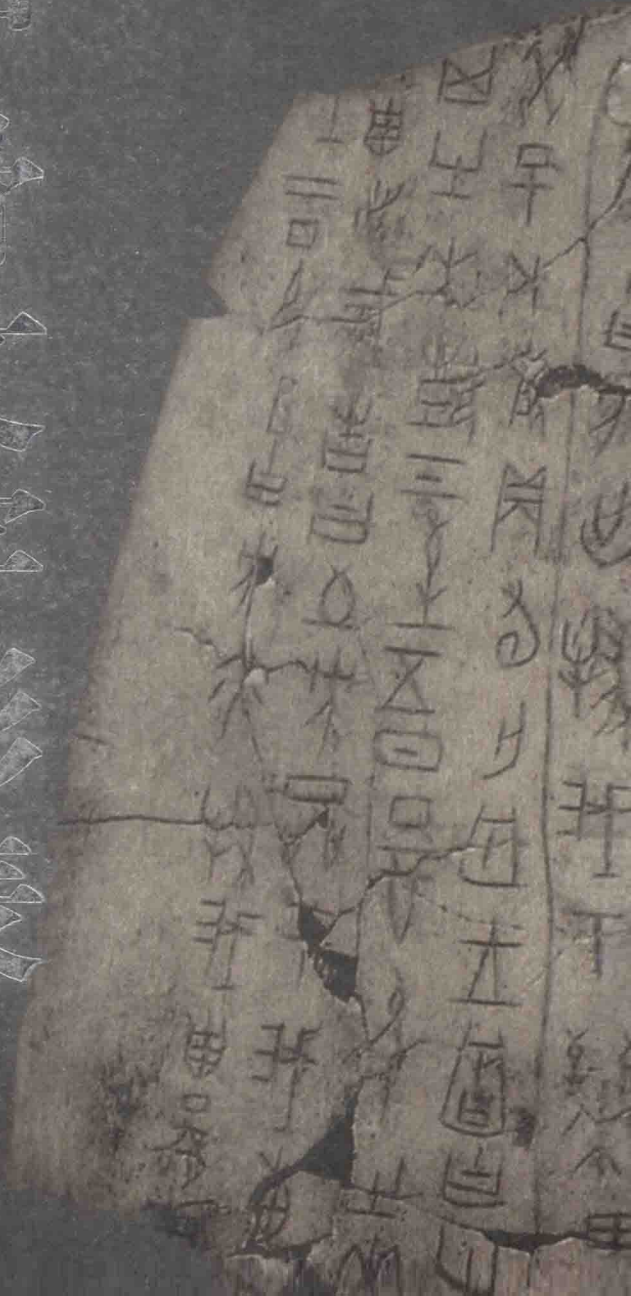


沈建華

曹錦炎 編著

# 甲骨文文字形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沈建華  
曹錦炎  
編著

# 甲骨文字形表

上海辭書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甲骨文字形表/沈建華、曹錦炎著.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5326-2431-7

I. 甲... II. ①沈...②曹... III. 甲骨文—字形 IV. K87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1855 號

責任編輯 王聖良 鄔曼菁  
裝幀設計 樊琳

## 甲骨文字形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457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www.c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8 印張 12 插頁 4 字數 242 000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431-7/K·511  
定價: 80.00 元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 021—59886522

# 修訂版序

陳方正

1983年夏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行政部門休假，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作為期三個月的訪問。碰巧沈建華女士亦受饒宗頤教授之邀來到所裏，協助他編纂工程浩大的《甲骨文通檢》，就是將已經出版的全部甲骨卜辭按詞語分類編成索引。我見到她埋首於大量卡片之中，焚膏繼晷地日夜工作，一時頗感興趣，遂提出來此事應當改在電子計算器上進行，認為這計劃看似浩繁，但倘若應用新科技，當可迎刃而解。這種想法在今日可能順理成章，但在二十五年前，則無論從計算器技術抑或香港高等院校的研究體制來說，都是未臻成熟而過份冒進，可以說是太天真了。事實上，當時電子計算器剛剛以“語文處理器”的面貌進入較先進的辦公室，傲製的蘋果牌個人電腦還要一兩年後方纔在市面流行，即使是大學電子計算中心的所謂“主機”，無論從記憶容量或者運算速度而言，能力也都還非常有限。以電腦整理甲骨文的想法即使技術上勉強可行，但所需資金卻無從籌措，相關支援軟體也尚未發展出來，因此這想法旋踵就無疾而終。而且，爲了意想不到的其他原因，沈建華在翌年離開中大回到安徽省博物館，後來更東渡扶桑。

但短短數年後，情勢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在1986年轉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兩年後香港政府屬下“大學與理工學院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UPGC)制訂資助特定研究項目的辦法，邀請大學教師申請。劉殿爵教授與我合作提出的“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電子資料庫”計劃於1989年獲得資助，三年後大體完成，利用此資料庫編纂的《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逐字索引》在翌年開始陸續出版。此時上距我初次動念以計算器整理甲骨文，不知不覺已經有十年光陰。在此十年間，計算器技術以及中文軟體飛躍進步，因此以廉價桌面個人電腦輸入大量以標準漢字書寫的傳世典籍，將之建成電子資料庫，然後在電腦上以特別設計的程式來自動編纂“逐字索引”，已經變爲集合數人之力就可以推動、完成的工作。這計劃的成功可以說是因緣際會，既拜“資助委員會”新政策所賜，亦恰好趕上高漲中的科技浪潮。

與此同時，沈建華女士也再次受邀回到文化研究所工作。當時《甲骨文通檢》第一冊已經出版數年，在她孜孜吃吃的努力下，其餘四冊也在 1994—1998 年間相繼問世。可是，限於人力和出版資源，《通檢》只能夠按詞語條目列出甲骨卜辭的標準編號，至於相關卜辭內容，則還須一一翻查典籍纔能夠知悉，這在使用上顯然極為費事，因此以電腦整理甲骨文之議便又舊事重提了。事實上，由於受到李學勤教授在文化研究所演講的觸動，饒宗頤教授與我從 1994 年開始，即已經在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支援下合作推動建立竹簡和帛書的電子資料庫，相關的文獻校訂、整理以及文字釋讀工作則由建華負責。這項計劃進度迅速，在短短兩年後即 1996 年，包括“馬王堆帛書”和武威、睡虎地、銀雀山、居延等地秦漢簡牘一共九種文獻的《竹簡帛書電子資料庫光碟》就已經出版。這是我們合作建立古代出土文獻資料庫的第一個成果。

在完成簡帛文獻的工作後，很自然地我們就轉向出土文獻資料庫第二項計劃，即是建立“甲骨文電子資料庫”，並且在 1996 年再次獲得“研究資助局”大力支持。但這計劃之所以能夠展開，不僅僅是因為解決了資金和工作人員問題，而還有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已經在胡厚宣教授領導下於 1982 年完成出版十三大冊《甲骨文合集》，而我們又通過研究小組顧問李學勤教授的協助，與歷史研究所簽訂協定，取得使用該所已經編輯但尚未發表的《合集釋文》作為資料庫底本的權利，由是為整個計劃奠定基礎。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邀請了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曹錦炎教授以訪問研究員身份來所參加工作，其後數年間他與沈建華女士合作無間，那也是這龐大計劃能夠取得穩定進展的原因。此計劃前後延續四年之久，所牽涉的甲骨文字超過百萬，在 20 世紀末年初步完成。但由於種種原因，其成果遲至 2007 年方由沈、曹兩位編成二十卷的《甲骨文校釋總集》交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以電腦作為工具來輸入、整理甲骨文，須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處理形狀千奇百怪，而且繁複多變的甲骨字？經過詳細討論和慎重考慮，我們的決定是先建立完整的電腦甲骨字形檔，在此字形檔中每個甲骨字原則上都可能有三個對應形態：甲骨原型、隸定字以及相應現代漢字，其中甲骨原型字是通過描繪與映射掃描來建構，隸定字則是以現成漢字軟體構造。當然，這想法牽涉到很多實際問題。例如，有相當部份甲骨字無法隸定也未能考釋；此外，有大量隸定字與現代漢字相同，因此上述對應並不完整。但這只是枝節而已，更重要的是，

甲骨文中大量異體字、變體字，如何分辨異體、變體與根本相異的字，也就是如何決定“字頭”，是關係重大的學術判斷，它必須以對甲骨卜辭和釋文本身的仔細研究為基礎。因此，甲骨文、釋文和甲骨字的研究互為輔翼，三者必須同時並進，在整個甲骨文資料庫計劃大體完成之際，他們兩位對於甲骨字的大量研究也告一段落。在 2001 年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便是這方面的總結報告。由是我們得知，卜辭中的甲骨字數為 6051 個，除去異體之後得“字頭” 4071 個，它們分隸 152 個部首。姚孝遂 80 年代末出版《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其中的甲骨字總和及部首系統是以烏邦男 60 年代的《殷墟卜辭綜類》為基礎；同樣，沈、曹兩位的《新編總表》也是以姚孝遂《總表》為起點而邁進的一大步。所不同者在於，這是一部獨立出版的工具書，而且，隨著時代進步，他們自己所用以編纂此書的工具也已經從卡片變為電腦，因此工作效率與成果的準確性相應提高，是意料中事。

原有《新編總表》出版後引起了各方相當大的興趣與反應，然而，如作者在本書後記所說，它從編纂以至付梓都很倉促，錯誤疏漏難免，更兼無法使用當時尚未發表的《甲骨文合集補編》與《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兩種出版物之重要資料，因此不容否認，是有不少闕失的。如今該字表出版已逾六載，根據上述新資料以及各方商榷意見加以補充、改進的時機已經成熟，在作者繼續不懈努力之下，這本《甲骨文字形表》遂得面世。與 2001 年《總表》相比，它收入了更多異體字並且修訂了許多單字（即所謂字頭），合併單字 47 個，從原來數目減少為 4071 個，異體字增加 207 個，數目為 2187 個，總字頭增加 160 個後為 6211 個，字體變動牽涉大約 380 個單字，約佔總數一成。所以，這是個相當全面和大規模的修訂，它顯示甲骨學雖然已經成熟，但遠遠未達定論階段。因此，像《甲骨文字形表》這樣的工具書今後恐怕仍然需要不時修訂纔能夠與時俱進，臻於完善吧。

不過，對於作者而言，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和這本《甲骨文字形表》的出版，他們過去十數年間為甲骨文字所付出的無量心血可以說已經功德圓滿，結成正果了，這是我在此向他們兩位衷心祝賀的。對於我本人來說，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在非常偶然情況下所作的小小不成熟建議，最後竟然因緣際會，成為如此豐碩成果的引子，也是當日完全夢想不到的事情。人生際遇的迷人之處，就表現在這種地方吧。

# 序

饒宗頤

校勘學是一項細緻而艱辛的工作，從事者得心細如髮，不憚煩瑣，在文本上吹毛求疵，小心翼翼地尋找遺漏和差異，然後加以歸納，求出共通規則。

古文字，特別是甲骨文的校讎，則更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清代學人校訂古書，指出所謂“別風淮雨”的錯失，糾正了許多前人沒有注意的漏洞，貢獻極大。他們的方法，自可為我們借鏡，運用到近來發現的出土文獻。當然，甲骨出土，至今已逾百祀，但近年的研究之所以能突飛猛進，超邁前人者，則是拜《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和出版所賜。學者自此得以擷取集中同文，臚列排比，藉以相互校勘，別其同異，以定取捨。余一向認為由同文可以確認同字的異寫，即所謂“因義求形”，如果善為運用，許多窒礙難通之處都可奏膚功。沈女士深韙余言，在這方面用功之勤，勞績之著，有目共睹。她在本字表中所發現的異形之繁，竟可以有一字而異構至十個以上之多者，實在令人咋舌。

繼《甲骨文合集》之後，《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先後面世，且撰寫釋文、重定部首、分類，並附檢字，極便於學者，惜乎成於眾手，照顧不周之處，諸如誤摹、漏收情況，在所難免。本書一一加以詳細校勘，誤摹者改正之，漏收者首補之，同字異體者併入之，隸定之字，又復增刪修訂之，重見而未標出之字，本同係一義而誤分入兩部首者，則分別歸類處理，務使犁然有當。

由於在電腦屏幕上顯示甲骨文之需要，沈女士復需與有關技術人員合作，先製定一套標準甲骨字，並加編號，分類，以便尋檢。此《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經多番編排修訂，現已完成。卜辭中所見甲骨字數經統計總數為 6051 字，同字異體者 4071，比《類纂》所增補部首有：彳、艸、匚、厶、凵 等九個；異體字超過十個以上者有：奂、衡、方、合、聿；增補新字之重要者如：𠄎 T2080；𠄎 H36418 順；𠄎 H36984 鋤；𠄎 H16486 微；𠄎 H28537

鉉（陰），皆發前人所未發，非辨析偏旁，收視返聽，心中有眼，何克臻此。

殷代銅器、玉器，出土山積，于闐之玉，早入婦好宮室之翫。子方爲子氏舊邦，《括地志》云：“子城在渭州華城東北。”賀次君輯本云：“唐渭州無華城縣，應是蘭州金城縣，漢金城縣，西魏改子城縣。”秦地好畤遺址，在陝西乾縣之東，容庚《漢金文錄》有：“好畤共（供）廚金鼎。”好畤，當緣婦好而得名，婦好兵力及于西陲，殷人非早與西域交通，無由得玄璧璿玉，如是之富！

四川三星堆，成都金沙遺址，所得大量金器，成爲前所未見稀世之珍。今卜辭未見“金”字，沈女士旁搜遠紹，發現从金从馬聲之“鎬”字，其義雖未明，而一字之弋獲，如在九重之淵得驪龍之珠於其頷下，亦云奇矣。

沈女士以五載之力，輸入海內外甲骨彙編七種，共計甲骨 53000 餘片，釋文一百萬字，復得曹錦炎教授襄助，商討覆勘經年，終底於成。余謬主其事，愧無芹獻，惟樂觀其成而已。此《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當大有助於學人檢索之助，由於資料浩繁，爲功日短，自不敢謂盡善盡美，但迄今爲止，於收錄殷墟文字諸典籍中，此表當較齊全之工具書，此則非溢美之言也。是爲序。

2001年11月16日於香港



# 目 錄

修訂版序（陳方正）	I
序（饒宗頤）	II
前言（李學勤）	1
緒論	4
凡例	20
甲骨文字形部首表	22
甲骨文字形表	24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字形總表〉校記	164
參考文獻目錄	194
後記	203
再版後記	205

# 前 言

李學勤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組織纂著的《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經過長達五年的辛勤努力，現已克竣全功。這部書於新世紀之初問世，是對甲骨學研究的一大貢獻，也是這門學科走向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

甲骨學的歷史已經超過一百年了。清光緒二十五年，即公元 1899 年，殷墟甲骨發現並得到王懿榮的鑒定，其時適值十九世紀的結束，所以甲骨的整理研究基本上是二十世紀興起的顯學。在這百年之中，甲骨學發皇壯大，迅速成爲國際性的學科，比之中國古文字學其他分支更是引人注目，所造成的影響十分深遠廣泛。例如，在考古學上，從甲骨出土地的確認導致殷墟的發掘，爲中國田野考古開拓時期最值得紀念之大事；在歷史學上，將古代信史向前延溯，指明了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方向。但是，受甲骨發現、研究促進最爲直接又最重大的，乃是古文字學本身。

以秦代以前文字爲研究對象的古文字學，有其非常悠久的傳統。鑒定甲骨的王懿榮，以及和他同時或略晚的劉鹗、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皆長於金石文字之學。他們就是憑藉《說文》以來傳統文字學的功力，去釋讀甲骨文字的。儘管自宋代起，學者曾在一些青銅器上看到過殷商文字，然而所能達到的認識仍甚有限。甲骨文字的大量出現，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的眼界，由根本上更新了有關古文字演變的知識。文字的整理考釋，一直是甲骨學核心的內容。

整理古文字，於是有文字編的纂輯。北宋宋昌大臨作《考古圖》，所附《考古圖釋文》實係依《說文》部首排列的文字編，爲此種工作之祖。甲骨出現後，1916 年羅振玉有《殷墟書契待問編》，惟只收未釋定文字，還不是系統的文字編。較全面的，則是 1920 年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1923 年商承祚先生的《殷墟文字類編》。所錄材料更廣的，是 1934 年孫海波先生的《甲骨文編》，1965 年有增訂版。1959 年臺灣金祥恒先生有《續甲骨文編》，體例與正編一致。

## 甲骨文字形表

正續《甲骨文編》仍是按《說文》部首組排的。到1967年，日本島邦男先生出版《殷墟卜辭綜類》，離開《說文》，另就甲骨文字形分別部屬。在《甲骨文合集》編成後，姚孝遂等先生於1989年印行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對《綜類》的分部多作改進。這種編排檢索的方法，有其特殊便利之處。

現在這部《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又在《類纂》字表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的校訂修正。如本書《緒論》所說，是“利用《類纂》總表，將每個部首下之字形，進行重新調整、分類、編號，從而為紛亂複雜之甲骨文字建立一套標準化、系統定型之排列體系”。其具體操作，則如其《後記》描述，乃“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不厭其煩地將已經著錄發表的全部甲骨文拓本（或照片），逐版逐條地認真核校一遍，做出新的釋文。在此基礎上篩選出不重複的甲骨文字及其異構，然後再對勘《類纂》的《字形總表》所收各個字形，重製《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這項工作之繁重，所投入精力之巨大，洵屬可驚。

甲骨文各種文字編的遞嬗，確以後出者居上。一方面，收錄材料不斷添加，編排方式逐步改善；另一方面，或許更重要的，則是甲骨學研究迅速進步，學者辨析文字的能力因而日益增強，從而提高了文字編的質量。由此足見，文字編的編纂絕非簡單機械的採擷堆砌，而是直接體現出學科的現有水平。

恰由於這樣，這部《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對文字的全面檢閱和統計，可以引導出許多有價值的結果，關係到甲骨學的各方面問題。舉一個最眼前的例子，甲骨文字不重複的字數，以往論作大都根據正續《甲骨文編》，約算作5000以上；也有學者提出不同估計，數目少了很多。如今《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共列字頭4500左右，應為可依的數據，由此我們即能更好地評價當時文字的發達程度。

這項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告成，並不是偶然的。不少年來，這裏即已是甲骨學的一處重鎮了。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環繞若干著名學者，國內（包括香港、臺灣），陸續形成一些整理研究甲骨的中心，對學科發展均起有重要的作用。香港的甲骨學家，自應首推饒宗頤先生。饒先生為學界耆宿，所治精深博大，固然不能以一門一科為限，

但甲骨學無疑是他致力最久，成就也最卓越的領域之一。早在1958年，他在香港發表的大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於甲骨研究專闢新境，書中蘊涵的種種理念，至今尚對學人廣有啓迪。他不僅撰有大量精闢獨創的論文，更遍游寰宇，纂輯了《巴黎所見甲骨錄》、《日本所見甲骨錄》、《海外甲骨錄遺》和《歐亞美所見甲骨錄存》等，其功績爲學者不能或忘。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甲骨學及古文字學其他分支的研究，即是在饒先生指導下展開的。

在《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以前，已經有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饒宗頤先生主編，沈建華女士編輯的《甲骨文通檢》。該書共五冊，由1989年起始出版，至1998年爲止，每冊都冠有饒先生的長篇《前言》，廣泛論及甲骨學的諸種問題。《通檢》深爲學者歡迎，進一步奠定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在甲骨學界的地位。

與《通檢》工作同時，中國文化研究所另一規模宏遠的計劃也在逐步推行，這就是以電腦編纂的“古文獻資料庫”。此計劃於1988年發軔，其始在劉殿爵教授和陳方正所長領導下，著手於先秦兩漢以至南北朝的傳世文獻，接著擴充到出土簡帛，1996年遂開始“甲骨文資料庫”的建設，《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便由此產生。回顧以上過程，足見這部書的成功有其深厚的基礎。

多年來，我有幸承教於饒、陳等先生，從旁參與上述工作的出土文獻部份，而編著《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的沈建華女士、曹錦炎先生則同我有長期交往。沈建華女士家學淵源，參加過多項古文字研究工作，且曾於日本東京大學從事甲骨研究整理；曹錦炎先生則出自于省吾先生門下，乃《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編者之一。他們於甲骨學均沈潛已久，有豐富的經驗、高卓的學養，因此我敢在這裏向大家推薦這部《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

甲骨仍有很多奧蘊有待抉發，未來甲骨學的發展不可限量，很可能開闢新的研究方向，無論如何，文字的釋讀總是最根本的。我們應當向完成《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和建立“甲骨文資料庫”的各位學者表示謝意。

2001年12月10日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

## 緒 論

中國的歷史有文字記錄，最早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字。自從 1899 年王懿榮的發現到今天已經歷了一個世紀，據胡厚宣先生統計海內外公私收藏甲骨約有十萬餘片之多<sup>1</sup>，甲骨文在其後的發展和研究中已成爲涉及語言、文字、歷史、考古的一門顯學。

甲骨學在作爲一門學科的研究開展中，面對浩瀚的資料，如何利用掌握？爲了方便研究者對甲骨文字的查閱，以順利進行學術研究，很早便有人做了各種甲骨文字匯編一類工具書的編纂整理工作<sup>2</sup>。其中最主要的甲骨文工具書爲 1934 年孫海波編著的《甲骨文編》，書中將甲骨文字按《說文》分部別屬，臨摹精良，至今沒有同類書可相比<sup>3</sup>。1959 年金祥恒的《續甲骨文編》，在孫海波《甲骨文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 300 多個單字<sup>4</sup>。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人島邦男編《殷墟卜辭綜類》（簡稱《綜類》）<sup>5</sup>首創按甲骨字形分類，建立 165 個部首，檢索效率便捷，方便程度大大超過《甲骨文編》。1989 年出版的吉林大學姚孝遂等人編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簡稱《類纂》）<sup>6</sup>，其書採納《綜類》分類方式，是目前爲止資料最完備，使用率最高的工具書。近年由唐復年整理 1976 年唐蘭遺著《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其書根據甲骨文字自身形體結構特點分爲 231 部，這種自然分類法的構想，據王玉哲序言中介紹，是在 1935 年出版的《古文字學導論》基礎上產生的，比島邦男的《綜類》早三十二年<sup>7</sup>。這四部甲骨文字工具書各具特色，前三部在甲骨學史上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爲學習甲骨文字必不可少的入門工具書。

《說文解字》是一部系統嚴密結構性極強的字書，在中國文字學史上第一個系統創造體現漢字形、音、義的構造和運用規律，是一部實用性極強的工具書，幾千年來一直被視爲歷史文字學家的經典理論，至今在考證古文字時分析與研究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早期的甲骨文字書，基本上都是按《說文》部首體例排列，《甲骨文編》也不例外，也是按傳統方法，將甲骨文所見的《說文》的字，依照 540 部首編排，每個字附於各部之下<sup>8</sup>，這樣做不僅將《說文》中單字互爲對照，同時也把《說文》中不見於傳世文獻的字，在甲骨文中得到了

印證<sup>9</sup>，這對進一步研究甲骨文，在學術上提供了極為重要依據。但是《甲骨文編》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象，《說文》所無的字，均列在附錄上，有的是沒有被認出的異體字，本應列入正編的，結果卻列入附錄，這對檢索會帶來諸多不便。正編的字有的應分為兩個部首的字，結果有些也錯列入一個部首內，由於爲了符合《說文》部首準則，一個甲骨文形體在不同部首出現如字，又作征、正、足。這些局限和不足之處是由於受傳統影響所造成的。

前人經過一段漫長的思索積累，勢必會導致甲骨工具書的檢索方法的創新，使之更爲合理。七十年代日人烏邦男立足於從甲骨文自身字形結構分析，以類相從，獨創建立了165部首系統，檢索任何一個甲骨文字都可按部首檢索，打破了傳統以《說文》部首檢索的局限性，將《甲骨文編》原來不可辨識的字形都可按部首歸類檢索，大大提高了檢索的功能效率。烏邦男將甲骨卜辭做了比較與綜合研究，書後附有《通假》辭例及《貞人》索引。姚孝遂認爲：烏邦男的《綜類》“是一部深入研究基礎上的具有創新精神和獨到見解的，有很大實用價值的工具書”<sup>10</sup>。他的觀點基本上代表了甲骨學界絕大多數學者的看法。在那個資料書籍分散極缺的七十年代，《綜類》的問世，已成爲海內外從事甲骨學者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工具書，使用之便捷，資料之集中，讓學界受益無窮。該書由於是手工抄寫，《字目》中難免有些字誤摹、遺漏，引用材料前後不一，其不足之處決無損於《綜類》對學術上的重大貢獻以及深遠影響。

八十年代中期吉林大學姚孝遂等人編纂了《類纂》，這是繼烏邦男《綜類》之後，所收甲骨著錄資料最爲完備的著作，其所收甲骨數量遠遠超過《綜類》<sup>11</sup>。特別是原形字臨摹精義入神而且與釋文並列，受到學界歡迎。《類纂》由於歷史條件及種種限制，經多人手工編纂，難以避免在內容上造成不少前後不統一、遺漏和錯誤的地方。今天可利用科技手段將甲骨文字輸入電腦，基本上達到資料類聚完整和效果統一，但這樣做的關鍵是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甲骨文字檢索系統。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在陳方正所長之積極推動主持下，我們開始建立甲骨文電腦資料庫之籌備工作，利用《類纂總表》將每個部首下之字形，進行重新調整、分類、編號，從而爲紛亂複雜之甲骨文字建立一套標準化、系統定型之排列體系；與此同時，對6000多個甲骨文字，設計總表、對應表、字段、檢索、字頻之不同功能之檢索，以適應不同層次的讀者，甚至不懂甲骨文字之人也可以操作輸入系統，進行文字與文本之檢索。

## 《類纂總表》部首整理與編輯

開展這項計劃時，首先得到了社科院歷史所之支持，將尙待出版的胡厚宣先生總編輯《甲骨文合集釋文》首先讓我們輸入電腦。資料之輸入，勢必取決於字形表檢索功能是否健全合理化，爲此，我們在原《類纂》的〈字形總表〉（以下簡稱《類纂總表》約 4000 字目）基礎上，重新作了一次整體性的核校和整理，工作大致分爲七個部分。經過校勘之後，發現《類纂總表》存在漏缺新字（包括未認出的異體字）、誤摹和重複的字，以及列錯部首的字等等。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具述，只挑選部分代表性的問題進行說明。

《類纂總表》的部首，基本上是按《綜類》以形體爲主的方法排列的，所不同的是《類纂總表》將部首下屬每個字都做了順序編號，這對輸入電腦，無疑提供了一個基本有利條件，可以利用每一個字的序編號爲建立原始字庫檔案作基礎準備。部首中的字目排列是否適當，對檢索起關鍵的作用，我們第一步是以《類纂總表》爲底本，整理《類纂總表》部首和字目有明顯錯誤的地方，作合理性的調整、增補、歸併，大致上可分爲三種：

I 增設部首，共計九個簡略如下：

1. 𠂇部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計 49 字
2. 𠂜部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計 12 字
3. 𠂩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計 12 字
4. 𠂷部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計 108 字
5. 𠃊部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計 17 字

## II 歸併刪去部首：

1. 原 ㄩ 部 ㄩ 字 計 1 字  
“ㄩ”字現併入“其他”部。
2. 原 ㄥ 部 計 2 字  
“𠂇 ㄥ”字現併入“八”部。
3. 原 “冫”部 計 1 字  
“冫”字現併入“冫”部。
4. 原 “ㄩ”部 計 1 字  
“ㄩ”字現併入“丩”部“ㄩ”字次下。

## III 調整錯誤列入的部首的字：

1. 以下字入錯“丩”部，應調入“丩”部。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2. 以下字入錯“𠂇”部，應調到新設“𠂇”部。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3. 以下字入錯“𠂇”部，應調入“𠂇”部。  
𠂇 𠂇
4. 以下字入錯“𠂇”部，應調入“𠂇”部。  
𠂇 𠂇 𠂇



5. 以下字入錯“牙”部，應調入“𠂔”部、“𠂔”部。

𠂔部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部 𠂔 𠂔 𠂔

自《甲骨文編》和《綜類》甲骨文檢索工具書問世以來，甲骨文究竟有多少字，如何列入合理的部首，近年來成了一個學術研究專題來討論統計。《綜類》以字形創立了 165 部首，字目（含異體字）3336 個，據統計減去重複的 13 字，實際應是 3323 個<sup>12</sup>。《綜類》的部首基本上可以把《文編》附編的字都可納入，檢索起來比較容易。到了《類纂總表》部首減縮成 150 部，《類纂總表》字目（含異體字）3673 個，減去重複 3 個字應是 3670 個，當然經過校勘，誤摹的恐怕重複不止 3 個字，此章節將放在《校記》中討論，我們初步統計應取消誤摹字大約有 146 字。

爲了檢索方便起見，除了甲骨文本字列入應該的部首之外，對有不同部首組合的字，我們今後在字表中採用互見的辦法，每一個字庫檔案記錄都有：原形、字號、互見部首的編號、隸定字、該字的不同的異文作 A、B、C 來區分多達到十種形體。

### 《類纂總表》誤摹應取消字

建立字表的完善程度與否，可以說直接關係到甲骨釋文內容資料的檢索效果，從 1996 年夏天始我們共同對《類纂總表》中的每一字目，逐一校對原片，發現誤摹的字形佔相當比例，大約有 146 字，雖然個別字在後來的《甲骨文詁林》中得以糾正，但多數依然作“此字不可識，其義不詳”來解，有欠妥當，有的字大部分字跡不清，不易辨認。對於誤摹的，應當取消或修正。這裏我們挑選部分《類纂總表》字目，簡要舉例說明，詳見後面《類纂總表》校記。